楼梯岭上晨曦美

□蔡厚林

清晨,柔和的光洒在窗前,有轻声吟唱传来:“……我们的校园洒满阳光,百花争妍,桃李芬芳。献身教育,振兴中华,就是我们崇高的理想……面向小学,面向农村,面向山区,我们奋进在社会主义教育战线上……”唱歌的老师,自带岁月沉淀的优雅,眼眸里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。那一刻,一束晨光,一声吟唱,将我带进往日时空,重返楼梯岭上。

楼梯岭上,晨曦最美。黎明初晓,柔光微露,清风曼舞,携着从梦境醒来的灵魂,映衬着恬淡岁月,将日子浣洗清朗。这里是江西最普通的丘陵山头,紧靠京九铁路线,依峰山,傍章江,这里曾是赣州师范学校所在地,是我步入教坛的第一个阶梯。

初上楼梯岭,是舅舅带我来的。对舅舅来说,是十二年后的故地重游,他是楼梯岭上85级学生,在这里度过了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,是这岭上最早的一批师范生。大概是近乡情更怯的缘故吧,舅舅将我送到学校,办好手续就离开了。那一年,我刚满14岁。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捶打,更需要瞬间的开悟。那一刻,我明白,能陪伴我的就是楼梯岭上的日月星辰了。岭上的夕阳落在家的方向,于是,我更喜欢早晨。

楼梯岭上,晨曦初露,岭上缥缥缈缈笼罩一层轻轻薄雾,拂面的清风摇动主干道上一树树的嫩绿,阳光欢欢喜喜落下,少年的梦透过格子窗,在课桌上一寸一寸地亮。

楼梯岭上,有许多新奇的知识。我们要学政史地生数理化,更要学语基教育教学法;要学习音体美劳的知识,还要接受师范技能的训练;说、写、弹、唱、画、操(说普通话、写三笔字、弹琴、唱歌、画画和广播操),每一环节都凝聚着汗水与努力。我最惧怕的是弹琴和唱歌。于是,只能每天早上在艺术楼的琴房训练,自顾自地癫狂。幸有晨曦相伴,这时的阳光并不炽烈,仿佛被一层柔和的滤镜轻抚,犹如梅雨季里,阴郁午后的一抹温柔。

楼梯岭上,有许多优秀的老师。印象最深的是刚走上讲台的温老师,据说他去幼师班上课,不敢看讲台下满教室的女生,只能红着脸看着天花板讲课(当我第一次走上讲台,看着台下只比我小四五岁的学生时,我也红着脸看着天花板,许久)。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班主任张老师,他的课堂包罗万象、精彩绝伦,他的话语和风细雨、润物无声。未见过他在班上失态红脸,未见过他对学生批评呵责,而我们却是全校最好的班级。张老师能写一手优雅的正楷字,就像他的为人;张老师也能写一手洒脱的行楷字,就像他的处事。他写给我的毕业赠言——“志不求易,事不避难”,我至今铭记,奉为圭臬。

楼梯岭上,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。犹记得,图书馆楼下的竹林,有小石桌可以下棋。周日清晨,两个少年以棋为局,引发教育的方向是“专才”还是“通才”的辩论,相约二十年后再看结果。而如今,好友早已成为专业领域的佼佼者,而我依旧在普及通识教育。犹记得,和祖斌同学夜晚躲在五楼废旧的洗漱间,一起备战自学考试。为了提神,两人一杯章贡酒,就着月光,伴着虫鸣,一饮而下,少年意气,诚如斯哉!及至凌晨,那美妙苍茫的时刻,深邃微白的天空,散布着几颗星星,校园幽静,天竺桂的叶子微微颤动,四处笼罩在神秘的薄雾中,只有对面墙上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八个大字,越来越明晰……

晨星已落,大地泛起一片红光,我将晨曦藏于指间,从此,策马扬鞭赴梦想。

第二十个教师节那天,我给孩子们讲唐诗。我说,诗佛王维的佛性体现在他的诗中,最鲜明的特征就是“空”字,比如“空山新雨后”……那一刻,我愣住了,眼圈红了,一个“空”字将我拉回楼梯岭上的文选课。那时,我就坐在前排,清晨的阳光洒在张老师神采飞扬的脸上,他正在讲王维的“空”啊!当我回过神来,看着前排小男孩脸上的光彩,我知道,一颗来自七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,在此刻,教育才形成了闭环。这枚子弹,是时间的信使,更是教育的回响。

悲晨曦之易夕,感人生之长勤。楼梯岭上的晨曦早已汇入赣南大地,把最耀眼的骄傲洒向每一个角落。

大概是第三十个教师节那年,我还在农村初中。冬日晨曦初现,当歌唱祖国的歌声响起,当学生们赶到操场,当值日老师整理队伍时,年过半百的老校长早已擎着手电,在露水和晨曦中等候许久了。那是一种无声的力量,学校的每一天都在这份无声的榜样下,各司其职,各尽所能。当冬日的暖阳洒在这位老党员、老师范生身上时,我忽然明白,这种历经晨昏积淀后的务实、谦逊与温和,不正是楼梯岭上孕育的风骨吗?

日月跳丸,光阴脱兔。楼梯岭上的赣州师范与宁都师范、龙南师范等学校合并为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一代中师生,承载了教育改革的希望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楼梯岭上的风骨,也在继承中创新,在传承中发展。

守望 周文静 摄

前 行

□刘邮莺

孩提时
你用蹒跚的脚步
书写向往
你用稚嫩的童声
叩问穹苍
遥望
远方闪烁点点星光
揣一抔故土
回望几眼村庄
走吧
再眷恋也要把眼泪深深埋藏
你
迈出的何止是娘亲的希望
用冰雨蘸墨成行
让足迹融化风霜
在旷野 在深涛
也在危崖
任喧嚣嘈杂拂耳
你依旧磐石如昨
在大地留下属于你的笔画
是否
一直向前就没有禁锢的篱墙
是否
一直躬行就没有萧瑟的秋殇
你
从未发出泥泞的质疑和感叹
前行
紧紧攥住手中积聚的力量
脚步铿锵
才是跫音触击唯一的光

十八滩头话湖江

□陈建人

赣州至万安二百里水路,水流湍急,险滩暗礁密布,有“赣江十八滩”之说。赣江十八险滩,赣县湖江镇境内有六滩,尤以往前滩、天柱滩最为危险。

在古代,得水运者得发展、得兴旺。大到城市,小到集镇、村庄,一般都是依水而建,靠水而生,因水而兴。湖江镇就是这样得水运地利之便的风水宝地,往前滩、天柱滩这两个险滩,催生了“一滩兴一业,一滩旺一村”的现象。往前滩催生了大湖洲“滩师”这一行业,天柱滩则兴旺了夏浒村这一客家古村、历史文化名村。

大湖洲洲头西边的往前滩,号称“鬼门关”“黄泉路”“阴阳滩”,这里暗礁重重、暗流涌动、险象环生,还有一块巨石睡卧中流,人称“巨人石”,船只航行到这里,稍有失误,就会船毁人亡。当地人流传民谣:“赣江十八滩,好似鬼门关。十有九舟险,关关心胆寒。”没有滩师领航,外来的船只不敢轻举妄动,总要雇请熟悉水文情况的当地人领船过滩心里才踏实。久而久之,当地便形成了专门从事这一行当的群体——滩师。滩师旧时又叫大王公,大湖洲的大王公最为有名,他们对河道的礁石了如指掌,如何避开滩礁,何时转舵,何处点篙,他们心里一清二楚。滩师行业促进了赣江水运发展,保障了来往船只的安全,也成为大湖洲人安身立命的重要职业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曾组织大王公组建滩师工会,专门导航船只安全过滩,同时多次实施炸毁暗礁、筑坝拦水、疏浚河道工作,又设立航标站投放航标,过往船只渐渐不再需要滩师导航,滩师工会随之解散,滩师行业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夏浒村的兴起,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天柱滩的险绝,“十八滩上滩锁滩,二百水路弯打弯,往前路口哭声切,天柱门前尸难还。”江面礁石林立,在这里触礁沉没的船不计其数。因此,南来北往的船只经过这里,尤其是溯赣江而上南迁的客家人,为保人货安全,必定在湖江境内的夏浒村卸货上岸并请滩师导航,货物则请挑夫肩挑手推经夏浒村到高坑,过了天柱滩后,方才重新上船出发。

传说,苏东坡被贬岭南,路过湖江时弃舟上岸,在夏浒村边一座香火旺盛的戒珠寺,吟出了一首流传至今的诗:“十八滩头一叶舟,清风吹入小溪流。三生我复来游此,莫把牟尼境外求。”东坡先生把最高赞誉送给了大湖江,把这里比作了比世外仙境“牟尼境”还要好的地方。当地人如获至宝,郑重地把此诗镌刻于寺内的石碑上。明代万历年间,夏浒村有个读书人叫戚琼崖,是王阳明的弟子,曾步东坡诗韵和诗一首:“古寺重滩一苇舟,石摇波溅雪光流。倘同玉局三生至,握定明珠仔细求。”当地人把戚琼崖的诗也刻于石碑之上,与苏东坡的诗碑放在一起供人观赏。只是后来岁月沧桑,战乱频仍,原寺被焚,石碑亦毁,但苏东坡题诗戒珠寺的故事,却流传至今。

湖江境内的夏浒村成了中原客家人从水路南迁赣南的第一站,是客家人转徙的客路驿站,是客家人歇息休憩的港湾。中原客家人的文化、理念在这里激荡、碰撞,风俗、习惯在这里落地、演变,中原先进技术也得以在这里传承和发展。正是因为夏浒村独特的地理位置,湖江境内尤其是夏浒村,客家文化遗存丰富,文化底蕴深厚,成就了湖江镇夏浒村“客家文化名村”“江西历史文化名村”的地位。

在夏浒村,至今仍能看到一条从村头到村尾,长约五华里、宽约两米的千年古驿道,全部用鹅卵石砌成。在古驿道两旁,街市巷道交错纵横,居民吊脚楼鳞次栉比,雕梁画栋的祠宇、十八花厅等古建筑、古遗迹星罗棋布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随着万安水电站封水发电,困扰了赣江儿女数千年的十八险滩永远地沉入江底,但同时很多古建筑、古文物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,不是被无情拆迁,就是沉没江底,给后人留下深深的遗憾。

进入新时代以来,当地党委、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古迹的魅力、文化的力量,他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中,发掘客家文化,打造文化景点,夏浒古村宗祠群、十八花厅等古建筑得到了修缮和恢复,蜜月岛、桃花岛等一批网红打卡点应运而生。这里有民宿,有婚纱摄影基地,一年四季笑迎四方宾客。

十八滩头涛声不再,古老的湖江镇正焕发出青春的光彩。

环球信息传山乡 廖宝剑 作

最是难忘这『三天』

□刘力

回望人生,每个人能记住几天?于我,匆匆的人生旅途中,印象最深的有“三天”:上学那天,上岗那天,退休那天。

五十四年前,我与下放的父母生活在一个没有电灯、不通公路的深山小村,同龄的孩子们都进了村小,而我没有收到入学通知,依然留在家中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,一位汉子拎着一盏油灯,翻坡来到了我家中,说孩子应该上学,明天先来学校,后面的事情他会向上反映。这位汉子叫陈志斌,村小的民办教师。油灯下,他在我眼中的形象非常高大。

次日,我早早起了床,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学堂。我坐在第一排,伴着教室外面的鸟鸣,与陈老师一起读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……”课间,同学们争相与我玩耍,介绍自己的大名小名。那天起,我忽然间有了许多好朋友。

三十八年前的一个早晨,怀揣着报到通知书的我,来到了长江边的一所成人高校,人事处长接过函件,立刻把我带到了旁边的休息室,向我介绍一位五十多岁的长者:“这是谢教授,你的教研室主任。”原来,知晓我要报到,谢崇德老教授早早就等在了办公楼。

那天,谢教授放下了所有工作,带我在不大的校园中转悠,他的热情着实感动了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。“这是仪器室,这是实验室,这是图书室。”似乎要让我一天就变成“老同志”。最后把我带到了学校宿舍。“这是你的宿舍。”他边说边递给了我几把钥匙,上面用胶布粘写着办公室、图书室、宿舍。

许久后我才知道,宿舍里崭新的床上用品、洗漱品,都是谢教授自费为我购置的,而当我知道这事时,已经在很远的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了。

岁月匆匆,时光匆匆,好多个春夏秋冬悄悄走了,我就这么走啊走,抬头望望,却已到退休年龄。半月前,单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嘱咐我给机关的同事讲一课,于是便有了一堂让我倍感荣幸的“退休感言”。

那天的课堂静悄悄,我满含深情地说起了“机遇、伯乐和奋斗”,讲台下,许多面孔从我脑中一晃而过,堵在我眼中的泪水差点奔涌而出。讲台上,回首无数的人把我从幼年牵到了花甲,清风徐徐,感铭于怀。

最是难忘这“三天”,6岁、22岁、60岁三个节点,串起来便是我的人生。人生轮回,生生不息,有多少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,有多少朋友,仿佛还在身边,过去的日子,充满了人间温情,我要对自己、对亲朋,道一声“好人一生平安”!

秋日里的小确幸

□陈碧玉

秋天真是又多情又爱炫耀,又有很多小确幸发生。

关于秋天,这是我看过的最特别的一句话。

是的,秋,那么浪漫恬淡;风,若有若无,那么多情调皮,吹来甜腻的笑声,仿佛一场说不出口的盛大暗恋——看,每一片树叶都依依不舍,每一朵花都默默相偎,每个果实都藏着追逐的喜悦。

秋风漫漫,秋雨淅沥,也送来许许多多的小确幸,它们悄悄长出幸福的花蕊——幸福藏在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里,你只缺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每天早上起床,我伸伸懒腰,梳梳头,出门在单杠上做各种拉抻动作,等“起床气”消散后,我就开始了一天的晨练。

“三公里专治各种不爽,五公里专治各种内伤,十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”,跑步界这句话对我同样有效,迎着微凉的晨风一直向前,风景成为我最好的陪伴。我有时候跑十公里,有时候跑三公里,有时候只是想走走而已。虽然全身被汗水湿透,但我感觉自己元气满满。天空那么蓝,水那么清,周围那么美,而我拥有健康的体魄,能够像一棵茂盛的大树一样向阳而生。我觉得好幸福,这就是我的小确幸。

到了办公室,喝一杯温开水,水里加入几片薄荷叶。瞬间,一股清凉的味儿溢满口腔,再溢满整个身心。打开电脑,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,虽然眼睛和大脑被电脑刺激得一片空白,不由埋怨这电子产品的辐射太大,但看到同事的赞许,领导的认可,我觉得幸福满满——一份稳定的工作,一份稳定的收入,虽然薪水不高,却足以养活自己,让我的生活始终洋溢着一份踏实。我觉得好幸福,这就是我的小确幸。

回到家中,喝上母亲煲好的热汤,和家人美美地享受一桌美食:冬瓜排骨汤,鲜甜中带着一丝丝清凉,温暖了我的胃;凉拌黄瓜美味可口,清炒豆腐让人欲罢不能,再喝上一杯绿豆粥,我的胃幸福着,我的心也幸福着——民以食为天,能够和家人团聚,能拥有亲情,爱我的人和我的家人全都围绕在身边。我的幸福满满,这就是我的小确幸。

晚上,用热水洗去一天的疲惫,捧一本书在手,耳边是悠扬优美的音乐,我随着书中的人物或哭或笑。窗外,虫儿鸟儿窃窃私语,草儿花儿摇曳着翩翩起舞,风把种种天籁飘来又送远,风把种种遐想送远又飘走。揽一弯圆月入怀,我觉得幸福满满,能够拥有如此恬淡舒适的生活,能够拥有向日葵般积极阳光的心理,这也是我的小确幸。

而在广阔生活的周围,无数和我一样普通或不普通的人,过着普通或不普通的生活。他们的脚步匆匆,或急促,或缓慢,所有平凡的瞬间,藏着生活的美好和温馨。这一切,皆因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生活的背后支撑着,让我们可以从容享受生活。我觉得幸福满满,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小确幸。

这些秋日里的小确幸,就这样伴着我,向前,一直向前,迎来四季更迭,迎来人生更充盈的未来。